

陈建波 著

〔长篇状态小说〕

男到中年，你拿什么拯救自己？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叫伟哥的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陈建波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叫伟哥的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哥 / 陈建波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22-08532-9

I. ①伟…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2879号

责任编辑: 马 清
特约监制: 马志明
特约编辑: 刘连生
封面设计: 黄海鸥

书名	伟哥
作者	陈建波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ic.km.yn.cn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24
字数	350千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书号	ISBN 978-7-222-08532-9
定价	32.00元

第一章

(一)

滨湖大道有些荒僻，左侧临湖，右侧是幽深的树林。每到春夏季节，便不断有野猫前赴后继地穿越公路，被碾死在汽车轮下，只有极少数能够幸免于难，全身而过。路对面，是茫茫无际的湖水和汉白玉雕琢的栏杆，猫儿要去那里干什么？毫无所获后，它们必须重复这短促的危险之旅，再次接受生死的考验、命运的淘汰。

有人说，这是因为林中猫群繁衍兴旺，生存空间受到制约，而产生了一种出自天性的自发式筛选。那些往返于这条死亡之路的都是公猫，母猫们没有参加这危险的游戏，它们懒洋洋地趴伏在树阴里，等候着那些冒险后侥幸逃脱的异性们前来献媚。它们站在命运仲裁者的角度旁观，是物竞天择的成果的享用者。深夜里，林间草丛里此起彼伏的猫儿欢乐的叫声，宛若婴儿的啼鸣，成了城南地区居民们听觉的丰盛大餐，欲罢不能。

黎伟在城郊宾馆参加的会议散场后，必须从这条名闻遐迩的路径返程。他对路况早已熟知。时近黄昏，天色阴沉，下着细雨，路上杳无人迹，刮雨器来回地转动，成为黎伟视觉里唯一活动的物件，即使如此，他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传说中过路的公猫们大概是为了躲避这讨厌的雨水，也都偃旗息鼓，暂停

了这种致命的把戏。不过，车子转过一条流畅的S形弯角后，黎伟还是瞧见了一只黄色的大猫。它趴在路中央，昂着头一动不动，仿佛雕塑。黎伟放缓了速度，从它的身边驶过，留神瞅了一眼，这是只死猫，是雨天里同类中的异数，大概是不久前被轧死的，却保持着这个栩栩如生的姿态，真是奇怪。

他叹了口气，车子接近前面的十字路口，过去就是繁华街区了。这时，路边灯座后面突然闪出个人影来，张开手臂径直扑向他的车头。那人速度不快不慢，似乎具有某种深思熟虑后的从容和优雅。

黎伟幸亏一路留神，车速又不快，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双手急打方向盘，车子如同落叶般飘移转向，横亘在路上。那个猝然扑来的人俯伏在车头引擎盖上，身体的方向和车身一致。黎伟放下心来，自己没有撞着人，他仅仅是扑在了车上。怎么回事，是碰瓷敲诈吗？

他小心翼翼地朝周围张望，空荡荡再无第三者现身。那个扑车的是个女人，已经从车上滑坐在地，垂着脑袋，长发披垂，遮掩了面容。黎伟心怀郁怒地走过去，也不开口，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她，看看她会使出什么花样来。这女人惊魂未定，怔怔地坐在雨地里，半分钟后清醒过来，突然掩面抽泣。

黎伟背靠汽车站着，细密的雨水悄然浸湿了他的外衣，但他浑然不觉，等待着眼前这个变故的收场。

女人哭了一会儿，挣扎着站起来，抹开额前凌乱的头发，露出白净的脸庞，低声说：“走吧，你走吧。”

黎伟愕然地看着这张脸，不假思索地脱口问道：“欧阳梵？”

女人吃了一惊，掉头向人行道走去。

黎伟跟在她身后，大声地重复说：“没错，是你，欧阳梵！我是黎伟。”

女人停下脚步，在雨中清理了一下仪容，掉转身来，苦笑了一下说：“奇怪，我怎么会撞上你的车？”

黎伟将车依着路边停好，从车里取了把伞替她遮雨，问：“你怎么在这里？古古怪怪地干什么呢？”

欧阳梵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说：“别问了，我脑子里乱得很，理不清头绪。特别是这个时候又碰上你，更乱！”

这对男女站在雨水迷蒙的傍晚词不达意地问答，显得有些尴尬，又有几分疑惑。城市璀璨的灯光成为他们这种暧昧相逢中闪亮的背景。从十字路口那边，悄然驶来了一辆黑色汽车，车窗摇下，里面的人犹疑地观察他们，由远及近停在黎伟的车前，探头问：“怎么回事？”

黎伟一愣，马上醒悟，此人是在向欧阳梵问话。

欧阳梵甩了甩手臂上的雨水，面无表情地说：“我撞了人家的车，要赔钱。”

车里的人立刻像打了鸡血似的来了精神，忽地推开车门出来，上下打量了几眼黎伟，然后掏出张名片来，示意欧阳梵不要开口，自我介绍说：“我是马长乐律师，有什么事请跟我谈。”

黎伟茫然地去看欧阳梵。

欧阳梵强笑一声，伸手接过名片来，在手心里捏皱了，说：“这是我的同学，中学同学，黎伟。”

马长乐职业性的警惕霎时松弛下来，礼节性地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是欧阳梵的丈夫。黎伟对这位马律师的名声早有耳闻，他这几年官司做得风生水起，很有些名气，算是律师行业的个中翘楚了，只是没有料到他会是欧阳梵的丈夫。马长乐察言观色，语速快捷地解释说妻子先前发了点儿小脾气，冒雨出了门，自己放心不下，开着车满街找，附近都寻遍了却无踪迹，索性到这边来，没想到真的在这里。

欧阳梵神态倦困地倚靠在路灯边，朝黎伟伞下凑了凑，解释说自己刚才可能是饥寒交迫血糖低，头一晕就跌倒了，差点儿连累了老同学，真是抱歉。

这时候黎伟实在不便再说什么，含笑冷眼看这对夫妻絮絮讲来，直到他们都无话可说时，指指头顶上方淅淅沥沥的雨水，提醒眼下身处的环境。马长乐幡然醒悟，歉然一笑，拉起妻子的手上了车。欧阳梵不太情愿地走到车门边，回过头来向黎伟眨了一下眼睛，挥手笑道：“咱们遇到真是太巧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黎伟坐进车里，目送这辆黑色本田车在雨幕中远去消逝，这才发动了车子继续行程。此刻天色已经完全黑透，路灯下打伞的行人寥寥无几，在寂静凄冷

的景象面前，他有些怀疑方才的这段遭遇是不是梦中景象。尤其是欧阳梵临别时那带着笑意狡黠的一眨眼，令他茫然若失，几乎忘却了一切。这个女人背着丈夫做出的隐秘小动作，含意无穷，足以让他回味无穷。

其实，欧阳梵和黎伟不仅仅是普通的中学同学，而且是彼此的初恋。提到那段情窦初开时节的事，这湖滨大道倒是见证过他们怀着忐忑心情相互奉献出初吻的情形。想不到若干年后，这地方居然再次见证了重逢时他们的荒唐和尴尬。

黎伟脑海里依旧盘旋着欧阳梵那含笑眨眼的模样，思绪从缅怀青春的状态跳跃回现实。这对夫妻临走前各自的表述互相矛盾。欧阳梵说她是因为疲劳饥饿而倒下的，可黎伟看到的明明是她朝着车子奋力一扑，要不是自己反应迅速，她今晚不会全身而退的。她这明显是主动撞车寻死的举动，态度决然，动作干脆，没有丝毫的缓和余地。

她为什么要自杀？

在他的印象里，欧阳梵当年容颜端庄，性情温顺，毫不偏激，自杀这个词是可以从她的字典里删除掉的。可是，方才在他的眼前，她现实里的行为反驳了他的印象。也许，一位年届中年的妇人和一个妙龄少女的心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的记忆里只应该保存那笑靥如花的少女形象，不应该用这雨中寻死的中年妇女取而代之。倘若人的记忆有选择，他会毫不迟疑地把今晚遭遇的一切丢弃不顾——他只是去郊外宾馆开了个会，冒着绵绵细雨回到家里，途中一切正常，毫无意外。

(二)

黎伟今年按照虚岁算四十一，实岁四十，同事们戏称他属于新晋中年。这样的岁数在文化局下属的文管处任副处长，虽然平常，但在多年前待过工厂的那群人相比已经不易了。二十年前，他是青工黎伟，十五年前，他辞职上学成为研究生黎伟，十年前进入文化局文化稽查队成为稽查员黎伟，又经过了近十年的磨砺，才在清水衙门里升迁到这个职位。

他至今孑然一身，当初同龄人们纷纷结婚时，他正忙于学业，学业有成

后，却错过了婚娶的黄金时间。再往后，高不成低不就又蹉跎了几年，三十二岁时在父母的催促下匆匆相亲、结婚，算是为结婚而结婚。他婚后跟女方感情尚可，缺憾是没有生育，彼此都怀疑对方生理有问题，但对自己也没有信心，所以拖延着没去检查。仅仅三年半之后，他的妻子突然有了出国的机会，去美国照顾她那位久不联系、年老孤独后卧床不起的远房姑妈，半年之后，便成了他的前妻。

黎伟又成了单身，闲暇时觉得无奈而烦躁。

不过转念思索，寻根溯源后他恍然开悟，自己目前这样的尴尬处境，按照佛家的说法——有因才有果。少年时起，因为违背了年龄规律，他先抢走了一步，混乱了人生的节奏，所以现在这种境况也算是一种报应。

他当年是个开窍早的男孩，十五岁就开始谈情说爱，跟欧阳梵就是那时候的一段感情。初中毕业后，欧阳梵和他考上了不同的高中，就此分手。在高一一下学期，他终于闯祸，和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女孩有了肌肤之亲，男女之欢。少年人粗鲁大意，一不留神那女孩珠胎暗结，她的父母急怒攻心，没有能够藏拙守秘，结果闹得全校哗然。女孩转学去了省城，黎伟只有退学一条路可走了。他被学校除名后进了工厂，改在总工会夜校继续学业。这样拖延了好几年，当他费尽心力拿到本科自考文凭后不久，有条捷径突然向他开放，经亲戚引见再加上平日里喜好舞文弄墨，他歪打正着，居然考入了邻市一家三流高校的文保专业研究生班，彻底地告别了工厂生涯。

他求学务工这段经历就好像舞蹈演员表演，提前做出动作后，为掩饰瑕疵重新修正节奏，不得不做出的应对调整。虽然台下的观众不一定能明察秋毫看出端倪来，但那股子勉强别扭劲儿，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调整了人生姿态的黎伟，年届中年，有得有失，至于是否会得不偿失，现在还很难说。

如今，离婚数年后的黎伟在同事们的眼里是值得羡慕的。年富力强的单身汉，收入稳定，又有一定的地位，没有子女牵挂，他这样的年龄多交往几个女朋友谁都管不着，拈花惹草逍遥自在，且又名正言顺，真是妙不可言！

黎伟目前暂时处于跟异性交往的空白期。性欲上的需要似乎已经无足轻重了，他自己觉得这方面最难熬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读研期间，过了这个

年限，好像就渐渐缓和下来。这许多年间，除短暂的婚姻之外，露水缘分一直没有断过，但真正让他感觉能谈婚论嫁的异性却没有。

他前几年住在家中老屋时，是街坊邻里全力关注的焦点，无所事事的退休大妈们得知他离婚的消息后，争抢着给他介绍对象。可不久后见他不避嫌疑地领着肥瘦不等、高矮不均、美丑不同的女性们晚入朝出，招摇过市，免不了要把他当做采花贼一类的歹人看待了，一时间谣言四起，蔓延散布。直到推土机轰隆隆铲平了那处街区，谣言才湮没在漫天的尘土里。

黎伟独自住在机关住宅区里，和过去一样断断续续地交女朋友，我行我素。电梯里经常碰上单位里的熟人，他坦然无畏，俨然是这幢大楼里的异数。谁都忍不住从背后多瞧他（以及身边的女伴们）几眼，然后从内心里恨恨地蹦出两个字来：自在！

他们只顾着艳羨夜色迷离中风流快活的黎伟，但却忽略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黎伟因自在而孤单，没有大多数同龄人们的亲情欢乐。他记得在工厂时，一个老师傅说的话：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寒冬腊月里，枕边有妻，脚底有儿。这情景意境温馨舒坦，让人心满意足。黎伟缺这个，不过，完成它只是举手之劳。他只消跟那些女友中的任何一位再度走进婚姻登记处，就可以达成目的了。

偏偏是黎伟一方面为这点缺憾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因为那次失败的婚姻，和那些女友们实在提不起兴趣。起初，他怀疑这是因为缺乏勇气，有所谓的离异恐惧症。但后来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是一些厌烦、一些疲乏，再加上一点点怀旧，交织成的某种难以言叙的心境，牢牢地控制住了他。他甚至开始坚定决心，这辈子等待一个能让他从这种心态中释放出来的女人出现，否则，就以单身终老罢了。

然而，黎伟始料未及的是，这种心境自从那天傍晚邂逅初恋情人欧阳梵后，忽然淡漠如水，消逝无痕。他想要在身边安放一个女人的位置，和自己天长地久、相伴偕老。要命的是，这个女人是欧阳梵。黎伟对自己这油然而生的想法宛如见鬼了一般惊慌。欧阳梵，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一个莫名其妙在雨天扑向汽车的女人，一个在他心头还存有谜团的女人，怎么会令他心猿意马、魂不守舍呢？这几乎是接近变态自虐的想法了。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可笑且

滑稽，前景渺茫。

黎伟宁愿放弃婚姻的打算，也不肯再去思考有关欧阳梵的重重事由，而欧阳梵的行止举措，白天里荡然无存，可深夜里却占据了她的睡眠和梦境。黎伟在睡梦里恍恍惚惚，似乎又回到了许多年前在湖边树丛中跟欧阳梵暑假约会时的情景。

天气很热，但树阴下的温度却比林外要低上好几度。欧阳梵穿着白衬衣、蓝裙子，浅薄布料下面，内衣系带从后背看去，宛然是倒过来的数学符号 π ，这个符号犹如附着着巫师的咒语，盛夏里让青春期蓬勃发育的黎伟失魂落魄。说实话，黎伟从十五岁到三十岁期间，最能够开启他性欲阀门的就是这隐喻符号，更为要命的是丰腴且套着肉色丝袜的大腿。想想看，一位年轻女性，骑着花巧的自行车，衣裙在风中飘荡，上面是暧昧符号，下面是销魂的丝袜，足以让他在瞬间燃烧起来，时刻准备着赴汤蹈火，付出所有。可惜，他整个青年时代都枕戈待发，却几乎没有机缘，无奈中虚度了激情和年华。

梦境里的欧阳梵，只有符号，没有丝袜，所以不会使他沉溺。他小心翼翼地亲吻她之后，双手悄悄解开欧阳梵衬衣的两枚纽扣，伸进去从后面寻找解开这个符号的路径。他是一个优秀学生，以解开数学方程式的虔诚心境去解析这个横亘在心头的人生第一道难题。欧阳梵的乳房圆润适度，坚实可爱，随着他的手掌能够奇异地变换形状。这令他欣喜若狂，双手游移向下。

欧阳梵立刻警觉，双手拼命地护住腰际的皮带。黎伟轻易就突破了这道防线，熟练地破解了这条细窄的活扣腰带。但他没有料到，皮带下面还有一条棉质腰绳，欧阳梵早有预防，将绳结重复地打了三道死扣。他臂力虽大，却无能为力。这满脸绯红的女孩敞开胸怀，坚守着裤腰，喘息着看他。他身体里奔腾的欲望洪水般决堤，喷涌而出。一种巨大的欢乐和巨大的遗憾交融在一起，顷刻间将他淹没。

四十岁的黎伟猛地睁开眼，看着眼前依稀透着路灯光亮的窗帘，无奈地笑了一声，带着潮湿躺在毛毯下面，泪水无缘无故地流了出来。

窗外，有夜鸟惊飞，翅膀的扑棱声响和怪异的啼鸣，掠过窗棂，渐渐远去了。

(三)

吴尚地处长江和淮河水系之间，整座城市被河道切割成若干块，河道修修废废，并无定数。本地自古以来多聚集商贩，店铺遍及全城，是江北粮油集散地。黎伟的父亲旧年里经营爆竹店，歇铺之后变店为宅，砌封了门面，四十岁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黎伟是老三，两个哥哥都不在本地。一个早年插队去了云南，做上门女婿倒插入户在当地，一个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只有他留在本地，两年前替双亲先后养老送终，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外地的哥哥们地隔千里，往来稀少，只在春节时互寄贺年卡问候而已。彼此的情形，都不清晰。黎伟做了副处长，在他看来，也只是换了一间办公室，工资卡里数目多了一些，丢开摩托车换上半成新的桑塔纳3000罢了。其余种种，不值一提，更不值得向两位哥哥炫耀。

文管处共有两辆车，另一辆新款帕萨特，由处长刘洪开着。他同时还兼文化局副局长，文化稽查办公室主任，都是油水丰厚的职务。文管处这个寡淡无味的摊子，就交由黎伟来具体负责。黎伟接了这轻巧的担子，无非是出出统计报表，隔三岔五地派人去市内各处更换文物标志牌。市内的文保建筑，从八十年代起开始设置标志，先是铁皮喷红漆印白字，但敌不过风雨侵袭，三两年就腐蚀烂洞。九十年代改为铝合金，虽然耐久，但架不住人力撬砸，不多久便面目全非。前两年，他们汲取外地经验，尝试在墙体上镶嵌石牌，可是舆论反映不好，都说破坏了古迹原貌。无奈之下，从今年开始，统一更换成不锈钢标牌，也算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是平衡的产物。这次负责标牌更换项目的名义上是黎伟，但实质上早已被刘洪指定了制作厂商。厂家请文管处全体聚餐一次，单独请刘洪和黎伟吃了两次饭，送了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给黎伟。黎伟用了两天，嫌字小累眼，便做人情将它转送给文秘小黄。小黄是局长的儿媳，拿起来也算是个点缀装饰，总比丢在自己手里蒙尘积灰强。

半个月前，在市郊汇丰宾馆召开了城市西区改造工作会议，新到任的市委书记要求文物管理部门必须参加。文管处参加拆迁规划会议，真是从没有过的新鲜

事。以往的城区拆迁，文管处偶尔几次迫不得已的现身，总是引来不屑的白眼。

黎伟最近一次和拆迁方打交道，是因为一幢元代县丞署衙保留的问题。这座六百多年的建筑主体保存完好，传承有序，可以说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的文物。但是那位兼市政府秘书长的拆迁指挥部主任在他出示了相关材料后，漫不经心地啜了几口茶水，将这叠纸张轻蔑地拂到一边，阴阳怪气地说：“什么元代方代，你瞧见了那时候真的有人在里面升堂办公吗？眼见为实，这些废纸顶个屁用！几间快散架的老房子啦，别留着祸害人，早点儿拆了干净！”

黎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通红，如果依着他少年时在工厂里的横劲儿，抬手就能用扳手照他的脑门上来一记。可是，现下他是文管处副处长，披着所谓体面的外衣，他来这里的目的证明这座建筑的历史，提醒对方重视而已。本来按照正常的程序，此刻站在这里蒙受羞辱的应该是处长刘洪，而非他这个副职替死鬼。天晓得，谁让他是副职呢？这是在文管处，如果在战时军队里，副连长必须带领尖刀排先上去冒死冲锋陷阵的，相比之下受这些奚落算得了什么？

经此一辱后，黎伟也依样画葫芦，再有此类事情，就让下面的办事员去，自己才懒得跟那帮人白费口舌呢。但接到局里转发的会议通知后，刘洪借口去省城参加一个文化工作会议，让他去参加，拆迁方的事务他再想转交给别人已无可能。通知上白纸黑字：文管部门负责人。这个职衔，刘洪是名义上的，黎伟是实质性的，两者必须有一个人到场，他责无旁贷。

汇丰宾馆里，会场布置得耐人寻味。城市改造指挥部以及规划部门一群人列席在左，相关文化部门与会人员在右，俨然两个阵营。新从省会调来赴任的市委马书记先抑后扬，分别听取了城市改造计划和文化建设计划。两份文件都搁在面前，他懒得去翻，抽出支烟来搁在鼻尖上嗅，也不点燃，在倾听汇报的过程中保持缄默。

黎伟跟身边列席的文化局长嘀咕了几句，一时间猜不透这会议的虚实。这两个表面上看互不相关的会议放在一起开，莫非这位马书记新官上任，要搞出新花头来？

马书记听完了汇报，将那支没有点火的卷烟放下，示意秘书打开投影仪。背后的屏幕上出现了吴尚地图，注明时间是在五年前。两分钟后，第二幅地图

取而代之，是不久前刚刚制作的。书记头也不掉，问：“大家知道这两幅地图之间的差别吗？”

四周静寂一片，谁也没有吭声。黎伟根据自己本专业的素养，已然知道其中的玄机，但不便回答，也随众不应。

书记冷笑一声，说：“我在省城时，就知道吴尚是个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名人辈出。但是，现在，诸位给我找找，这些人和物的遗迹，在图上还能体现出来吗？据我所知，吴尚里有据可考年代最为久远的建筑，是元代的县丞衙署，全省只有这么一座元代遗存，独一份儿。它还在吗？吴尚明代建筑保有量过去曾经是全省首屈一指的。现在，还有多少？我最近下去走了一趟，触目惊心啊！拆掉的不算，剩下翻修的那些，看上去比旁边的超市还新，真是笑话！”

他这一席话说出来，城市改造部门的那群人神色沮丧，文化部门这边的众人都悄然吁了口气，都知道矛头所向与己无关。尤其是黎伟听到提及那座元代衙署时，窥视那位秘书长的反应，那家伙专注地盯着前方，仿佛事不关己，毫无愧疚。黎伟先是失望接着惊讶最后佩服，低头去喝了口茶水。

马书记挥挥手，秘书会意地再次更新了演示资料。屏幕上出现的吴尚西区的鸟瞰照片，但见一片灰黑色屋脊和郁郁葱葱的树木。

书记口气缓和了下来，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西区，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旧商业区，盐商、茶商、粮商齐聚，巨贾云集，还有些官宦人家的宅邸。大家不要只盯着单纯的商业效益，有时候，注重文化品牌，是经济效益的倍增器。你们要深刻体会这一点。这次西城区改造，文管部门不但要介入，而且必须付与上方宝剑，什么样的房子能拆，什么样的要保护，什么地方可以单件保留，什么地方需要整片保存，都必须经过文管部门的研究论证才能动。吴尚历史文化名城这块牌子，想不想再挂下去，传承几千年的文化有没有在我们手里丢掉，是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

会场里掌声一片，众人想法各异，但这个回应却是条件反射式的，自发性毋须考虑。黎伟心里有些兴奋，左右观察同僚们的反应，似乎个个淡定，他心底为自己涵养的浅薄感到羞愧。在所谓的官场里，他是个人门级的雏儿，需要学习揣摩的地方太多了。

那次会议召开之后，黎伟又紧接着参加了城市改造指挥部和文化部门协同会议、文物保护工作会议、文管处全员鼓动会议。这些会议，处长刘洪只出席了文保工作会议，就任历史文化小组副组长，黎伟为具体负责的第二副组长兼秘书长。文化局长象征性地担任组长一职，任由文管处在这天赐良机里大展身手。

城西改造工程原定日期向后推迟三个月，腾出时间和空间来给市委书记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让路。吴尚已经获得的全国性各类优秀城市称号头衔，品味档次无疑要低于“历史文化名城”这块金字招牌。这是国家颁发的顶级称号，可以争取；再往上就是联合国世界级的，只能随缘了。

(四)

黎伟近一个月内工作量明显加大，带着下属们走街串巷，大致地摸清了吴尚历史文化建筑现存的家底，其中比过去的摸底工作又有了新的发现。他在丰裕街48号院落最深处，找到了一座万历年间的厅屋。据房东介绍，这宅子是祖上遗留，早年见过最古老的房契是大明万历十五年的，可惜毁于“文革”。黎伟看了房子，虽然建筑风格不是典型的明式样式，但是这位房主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他本身就已然属于文物。

这位房主姓郑，高龄九十五，世代经商。到了他这一辈手里，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件件俱会，吹拉弹唱捧戏子样样精通，花钱如流水，终于家道败落，等不到四九年就成为过眼烟云，化为乌有。老先生倒是挺自豪自己昔日里用钱的阔绰，万贯家私换来一手飘逸的毛笔书法，满肚子清末民国年间的文化历史掌故，近年来被尊为吴尚文化老人，令后辈肃然起敬。他的话，可信度自然毋庸置疑。

在青山街15号，扒去四周搭建铺盖的简易棚屋，意外地露出一座高轩大屋，据说是明代宰相高氏家宅，梁上有字，说明是嘉靖十五年起建，证据确凿。这几个发现浮出水面，可以说他们近期工作成绩斐然。市政府方面非常重视，对原有改造计划做了调整。

有了成果撑腰，黎伟松了一口气，刚想去办理琐碎的杂事，不料却接到了一个电话。这电话是中学同学王敬打来的。王敬此人上学期间跟他关系普通。

那时的黎伟是优秀生，要考重点高中上大学的，王敬是后进生，是班主任常讲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那粒老鼠屎。他天生膂力惊人，在课余时间打沙包练摔跤，浑身筋肉分明。王敬最为自豪的是，两块发达的胸肌可以夹住薄薄的纸张，在课堂上当众表演过，引起一阵惊叹。他凭借这身拳脚打遍全校无敌手，又去校外征战，屡屡获胜，同班学生在校外其他场合时常能听到他乘风飞行般散播的名声。不过，他这块料终究是街头斗殴的本事，体校武术队教练来考察过几次，他的手段只能打架，不能表演。那时候没有搏击行当，白白浪费了他这浑身的本事。离开初中后，王敬早黎伟一年工作，进了布厂锅炉房，在锅炉这个岗位上干了多年。布厂三年前改制，此人下落不明。王敬这时候突然来电话，倒让黎伟诧异。

王敬在那头问：“喂，黎伟吧？”

黎伟说：“我是，您哪位？”

“王敬，中学同学，还记得吗？”

“记得，好久不见，忙什么呢？”

“瞎混，哪能都像你似的，当官发财了。”

黎伟一笑，说：“当了个芝麻大的小官，财还没发呢。慢慢找机会吧。”

王敬大笑，说：“闲话不多说了，前两天我遇见另外两个同学，聊了一下，都特别怀念少年时的光景。我们磋商一下，分头再联系几个，凑上一桌，周六在嘉悦酒店聚聚。你是必请无疑的。能来吧？”

黎伟脑海里不知怎地油然浮起欧阳梵的身影，问：“还有哪几位，你说说。”

王敬说出一连串人名来，没有欧阳梵。

黎伟说：“我前两天倒是遇上欧阳梵了，顺便通知她，她号码我不清楚，问她老公马长乐律师就行了。”

王敬听说还有个女同学，当即笑道：“男的现在好找，女的可就难了。你这个情报提供得好，我这就去查查。马长乐律师，大名鼎鼎啊，她真算是嫁对人了！”

黎伟坐在皮椅里愣了半天，这突如其来的电话，是意料之外或者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多年没有音讯的王敬，留过级比他大三岁的王敬，还是中学时代

那副健硕的体魄吗？几天之后，这个疑问将会迎刃而解。当然，他刻意提及欧阳梵，也许会在那个场合露面。欧阳梵假如能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回忆着那天傍晚雨里邂逅的情景，那天的她穿着件薄薄的外套，长可及膝，双腿是赤裸的，乳白色的系带高跟鞋异常醒目。可是，这些都被绵绵细雨破坏得无以复加，难窥原貌。受潮后皱巴的衣衫，湿漉耷拉的头发，又被风吹得凌乱不堪，脸部装扮也被雨水洗刷殆尽，丧失了一切修饰使得她魅力全无，苍白褪色，只在他印象里留下一个绝望的背影。绝望的中年妇女，娇羞的花季女孩，中间那隐没的二十多年的神秘时光，竟似琴弦般在他的心头拨动了几下。对于周末的聚会，黎伟似乎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冲动了。

（五）

黎伟心里满怀期望地等待着和中学同学们的聚会，手里忙碌的则是改造拆迁地区旧建筑普查筛选的繁忙事务。城西街区有资格被拍摄留档进入名单的，总共有七百多座建筑，一千多间房屋，拍了照片近四千张。每间屋子的存档照片都由外貌、内部、细节三部分组成，存量巨大，摆明了是要耗费心力。至于没有登录的那些房子，市政府统一意见，全部拆除。

黎伟翻了半天照片，备感棘手。这些房屋大多年份相差无几，基本上都是清末民初的建筑。按照拟定计划，它们中间还要分成三类：一类属于必保，一类属于可保可不保，一类属于不予保留。参考标准是建筑的精美度，宅子曾经的历史文化意义，原宅主的知名度、重要性等。每一座房子都要通过会议讨论综合评审，千头万绪、文山会海，用焦头烂额四个字来评价，毫不夸张。依照这样的流程走了几家后，黎伟疲劳不堪，其他部门参与者也是如此，叫苦之余，纷纷表示时间不够用，要求黎伟向上面请示，放宽期限，改三个月为半年。

上面的答复是：四个月，必须完成名录制定，否则文管处以及相关部门就要担负延误工程进度的责任。黎伟接到批复后愣了半晌，拍了下桌子正要发几句牢骚，这时，收发室送来一封挂号信。他看看邮戳，是本市昨天下午寄出

的，普通信封，没有落款人和寄发地址，上面五个钢笔字：黎伟先生收。

黎伟自幼练过四年书法，自诩要比一般人的字强许多，一般所谓地方书法家的字并不会令他惊诧，但他在这寥寥数字前，刹那间被慑服了。这字迹虽然是钢笔所写，但间架结构和抑扬顿挫的运笔节奏，跃然纸上，生动至极。他想象此人倘若换做毛笔写，这五个字将会是何等的气象，其功夫绝非寻常书法家所能达到的。

是谁寄来这封信函的呢？他熟悉的人中可没有这样的书法功底的。黎伟心里好奇，捏了一下信封里面，似乎有比牛皮信封还要坚硬的物件。是什么东西？他拿起剪刀，从顶端拆开，一张按黄金分割比例设计的长方形月白色磨砂皱纸镶宣纸的请柬现于眼前。正中央竖写着：柳盈书画巡回展。这行小楷看似娟秀但用笔爽利，甚至还掺杂了几分凛然金石气息。他翻开折页，里面依然沿袭表面的那种骏利老到的笔法，写着：拟于×月×日于品雅阁举办巡回画展，特邀黎伟先生莅临指正。落款是：柳盈。

柳盈？黎伟在脑海里搜寻了一遍，这个名字甚为陌生，不可能有过交往。这个画展，跟他更是毫不相干。本市文艺界虽然常有画展举办，但他从未受过邀请。这个人会是谁呢？他有些兴味索然，将请柬丢进左侧的抽屉里去，这里是存放无价值废纸的所在，是和废纸篓相连的中转站，每个礼拜清洁工都会来清理一次。

这件事在黎伟的记忆里很快就消失了。可是，两天后他收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操纯正普通话的男人，那人彬彬有礼地询问：“黎先生，请问您收到柳盈小姐画展的请柬了吗？”

黎伟记了起来，说收到了。

那人继续说：“柳盈小姐特地让我再次郑重邀请，请您届时一定来捧场。非常感谢。”

黎伟没想到请柬之后还会有电话预邀，对方既然这样尊重，自然不便扫了人家的面子，当下应允了，本周六上午去展厅看看。放下电话，他终于明白，这个柳盈是个女的。柳盈小姐？会是个年轻女性？这年头，搞艺术的女人单身的太多，四十多岁未嫁之身都可以称做某某小姐。